

323

成都工字以二好館

基本館藏



美國印象記

美國印象記

上海廣益書局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6000 冊

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二版 上海印 5001—8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人 俞 福 模

海 燕 書 店

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

(121) (P8) 4000元

光面印刷廠承印

美國科學藝術工作者全國委員會在著名的天文學家沙普萊教授領導之下召開全美保衛和平大會，我們蘇聯科學藝術工作者也接到邀請。就當我一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我就深信這是去不成的。因為美國統治者們對蘇維埃人的態度，我們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國務院竟准許了我們入境，這件事倒越發顯得離奇了。

這次大會的議事日程是非常廣泛，除全體大會外，還擬定了幾項分別由外賓出席報告的工作。我們在出發之前，就確定了由科學院院士A·H·奧巴林準備蘇聯科學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報告，H·H·蕭斯塔可維亦——藝術家在爭取和平鬥爭中的地位

的報告，我自己是報告出版物的任務，而C·A·格拉西莫夫和M·B·卡烏列里是報

告蘇聯電影的道路。我們的代表團團長——A·A·法捷耶夫，除了出席新聞記者招待會之外，還要在全體大會閉會時作一次美蘇關係的報告。

這個由大會主持人所擬訂的議事日程，還包括在美國各大城市舉行一些羣衆大會，同時並請外賓參加。我心裏想在這樣優越的旅行條件之下，至少該可以獲得兩個星期的時間去觀光觀光美國幾個最大的城市了。

三月十九日清晨，我們向柏林起飛，預備從那裏再轉搭美國航線的飛機遠渡重洋。

我從來就不是那種人——對於偉大的飛行家的榮譽存着莫大的幻想，這種榮譽甚至在我青年時代都不曾幻想過。老實說，像這種橫渡大西洋的空中跳躍，並不特別使我發生興趣。在柏林的騰派爾霍夫飛機場（柏林美軍佔領區），我們的代表團轉搭了「道格拉斯」機，這架飛機在開往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的航程中，除了我們，沒有任何其他乘客。到了法蘭克福，那些在柏林就緊釘着我們的攝影記者，又向我們代表團特別熱烈地進攻了一番。

按照西歐的時間，下午十點鐘，我們又上了一架新的飛機。一個穿着淡藍色上衣，戴着同樣顏色航空帽的女服務員滿面春風地向我們報告，說我們將經過善農到愛爾蘭，再從那裏渡洋到紐芬蘭，（在紐芬蘭要降落加油）。三個鐘頭到善農，十二個鐘頭到紐芬蘭的哈地爾，從哈地爾到紐約還得六個鐘頭。這樣一來，我們就勢必要在空中航行二十小時，中間不過只有兩次短促的降落。

我們剛剛升空之後，女服務員就招待了乘客們一頓容易消化的晚餐：一小盤用白菜做的生菜，一盤冷牛肉，一小杯菓汁，一小杯咖啡，一支雪茄，幾片又軟又薄，非常潔白，但是非常無味的麵包——這頓飯對於俄國人的胃口，幾乎是『有若無』。大家都把托盤放在膝上吃了起來。這時女服務員就向乘客們推薦一種非常精巧的橡皮馬甲，她說這種橡皮馬甲當它落到水面上的時候，就不知怎地一下會變成一個小船。她推荐這個玩意，要我們穿起來以防萬一。這種救生衣遭到了全體乘客的堅決的謝絕。駕駛員笑了笑，說他的飛機——一般地說起來，還算是相當靠得住的貨色：

「我們可以在水面上支持二十分鐘。二十分鐘足夠喝掉自己的最後一杯鷄尾酒再

和朋友們告別的。」

駕駛員的俏皮話，使乘客們（其中有六個女人，還有一個帶着嬰孩）感到一陣不可言喻的輕鬆。

夜間飛行——這是一件令人就心害怕的事情，至少對乘客是如此。最初是把飛機從燦爛地閃灼着紅綠燈光的夜間飛機場的地面上拉開，投向密集的雲層，接着是再用一種不可名狀的暴力開始把它向四面八方拋送，隨後又是直向高空曳拉，差不多已接近星球。在這裏，誠然，飛機不再向上拋射了，但是空氣是那樣的稀薄，呼吸大感困難了。腦子裏就像有一羣蜂子在嗡嗡的叫，耳朵也在嘶鳴，就像要裂開了似的。

根據地圖判斷，我們已經飛到比利時的什麼地方，可能是拉曼斯的上空。倫敦在我們下面被丟得很遠了。

不論是海洋飛行或大陸飛行，都由於和外界完全隔絕，所以使人十分困難。那種為駕駛員所選擇的高空，就是飛鳥也不感興趣。雲彩是千篇一律，星也常常看不見。而大地和海洋呢，在那種高空飛行之下，是再也看不見了。

於是，你要不由得把空中旅行和海上或陸上旅行比較一番，而且一定還會得到一個啼笑皆非的結論——空中旅行實在單調無味。不過，這種旅行倒似乎可以把我們罪惡的地球的外形簡單化一下似的。

凡是描寫別的名著，都不是只坐在驛車上或是坐在常去港口灣上幾彎的小船上的旅客隨便寫成的。一個即使前不久之前坐火車到一個陌生國家走馬看花似的轉過一圈的人，也不便大談自己的印象，因為從列車的窗口是看不清楚什麼東西的。那末，在與大地的幅員失掉接觸的時候，關於雲端的旅行，又還能說些什麼呢？幾小時飛行中所經過的地方，你簡直是會把它們的存在都給忘掉的。

用空中旅客的眼光來看，英國是個什麼呢？充其量也不過是兩個具有國際意義的航空港口——倫敦和格拉斯哥。愛爾蘭——就是善農。而都柏林、愛爾蘭的首都，要是再用對航空線特別有興趣的人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一個偉大的空中道路旁邊的蕞爾小城，荒僻的『鄉下』。而當整個的西歐變成了三四個大的航空港口的時候，盧森堡和荷蘭算個什麼呢？這些航空港口，實際上就是為美國的一些企業家所處心積慮地想

權爲已有的那個空中世界的最熱鬧的中心，最重要的聯絡站，最具特色的空中首都。

「善農號」的乘客都在打盹或是做出打盹的樣子。上面的燈光全閉了，只有坐位旁邊的小電燈還亮着。女服務員給我們的插圖雜誌已經被看了又看。簡直是無事可作了。在發動機的轟轟聲之下，談話是比較困難的，於是大家都只好把座椅的皮背放下來，頭下墊個枕頭，再在腿上蓋起一條薄薄的藍色的毯子沉入睡鄉去了。空中旅行，不論你說它有怎麼樣的好處，倒底是不舒適的。這裏並不像在海船上，旅客們可以到游泳池浮一會水，或是喝一杯咖啡，然後陶醉在長時間的沉思裏，再不，就到甲板上讓海風吹個痛快。

四十張又深又軟的座椅是彼此挨得那樣的近，假使坐在你前面的乘客打算躺下，把他的椅背放下的時候，那末，他的頭就會伸到你的肚子上，以致你想從褲袋裏取火柴都不可能。那時候只好自己也把座椅放下去威脅坐在自己後邊的人。

在這些座椅的後面，是一個極小的電廚房，一個衣架，再遠一點，是個更衣室。

乘客們都不想多說話。高空使他們變成了嚴肅的人。

一個穿得很整脚的小老頭帶着他的太太。她穿着羊毛上衣，深色裙子，一雙看來大約已有十年壽命的結帶的深腰皮鞋。幾個戴金絲眼鏡的德國人，看樣子多半是商人或是什麼專家，根據他們的簡單的行李來判斷，像是不打算長久出門的——大約只打算個把星期吧。幾個放蕩不羈、英語說得很壞的女人，——大概都是美國軍人的太太。其中一個還帶着一個嬰兒，他一聲不響地在橡皮兜裏亂動着，像是在討母親的歡心。還有一對德國夫婦：男的是個沉默寡言、凝神深思的五十來歲的人，高高的個子，陰沉的臉色，偶爾把帶在身邊的一本又厚又破的像是祈禱書一般的筆記簿瞥上一眼兩眼；女的是個肥胖的、好說好笑的女人，顯然不是第一次渡洋，她熟習所有的『航空規則』，向鄰座解釋如何填寫女服務員毫不吝惜地分發的那些表格，又大談而特談降落的時候怎樣和在什麼地方吃東西，應當把錶撥動多少，並以公開的、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蘇聯代表。

在飛機的窗外，忽然神祕地閃着紅光。顯然，我們已經靠近了善農。駕駛員開了機翼上的電燈，並以探照燈照着淡紅的、淺藍的、綿密的、像是攪在一起的乳油般的雲彩，它們從四面八方湧向飛機，接着又分散在它的下面。發動機是響得更厲害了。推進機

似乎很困難地在衝破着黏着性的雲層。雲彩在顯著地上升。我們則往下降落，可是這件事並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駕駛員曾費了很多的時間在雲霧中尋找出路，我們也是好久就焦急地感到機翼在不斷的傾側，像要陷落似的。——突然，見到了一片尺度整齊帶着紅綠燈光的漆黑的深淵，這是大地，它在歡迎着飛機。女服務員老早就關照我們，叫我們把皮帶拴緊，並且分給了我們一些薄荷糖，據說，這種薄荷糖可以醫治頭暈。

一陣劇烈的震盪，——於是我們降落到了愛爾蘭的大地。

正是深夜時分，可是在飛機場卻有一羣愛爾蘭的記者在等候着我們。從他們那裏得悉了原已獲得准許前往美國的一些英國代表，竟在最後的一霎那仍然被拒發護照。被拒絕入境的，其中就有貝奈爾教授，他是曾經參加草擬美國軍隊在諾曼地登陸計劃的學者，並且還爲這件工作而得到美軍的獎章。拿到護照的只有出席過烏洛茨拉夫大會發表過反對共產黨的演說的威廉·奧拉夫·斯台普頓。

法國被拒絕入境的有日昂·布里葉主教，著名婦女運動領袖戈登夫人，詩人艾呂霞。拒絕匈牙利五人入境的宣佈還要在前：這件事完全是因爲敏特生特紅衣主教的原

故。意大利女演員瑪麗亞·米琪，羅馬尼亞作曲家愛爾爾·索可爾，哲學家愛爾爾·彼得洛維赤，南美委內瑞拉共和國詩人加洛斯·奧古斯特·列昂，都被拒絕入境。

愛爾爾人都非常驚異我們居然能得到護照。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美國對於我們的態度所以這麼好的原因，也是不難猜出的：美國的右翼報紙已經在警告它的讀者說這次大會『是莫斯科的計劃，因之它的工作也將受莫斯科的控制和指揮』。調子是唱得很響亮，雖然全是一派胡言。同時這些報紙又在說什麼反對大會的人數很多，很可能對莫斯科客人有積極的行動。既然如此，事情就十分明白了：我們之所以能够被准許入境，完全是爲了使我們的『有罪的頭腦』來接受那些『積極的憤慨』罷了，而這些『積極的憤慨』，右翼報紙早在一個星期以前就準備好，唆使好，排演好了，好吧，他們究竟將玩些什麼花樣，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我記得，在善農我們就知道了大會發起人中沒有厄普頓·辛克萊，辛克萊·路易士，海明威，斯坦倍克，和柯德威爾。厄普頓·辛克萊，和辛克萊·路易士對蘇聯都已經採取了公開的敵對態度。不過，當時我們對於美國的情形還有許多都不知道。

按照莫斯科時間，早晨四點鐘，我們又繼續橫渡重洋。一開始，飛機飛得倒還相當平穩，可是接着就搖擺得利害起來。駕駛員把它升到七千英尺的高空。在這裏——在雲端，不錯，是相當地平穩了，可是對於像我這樣只有一個肺葉的人，呼吸就非常費勁了。呼吸漸漸成爲一種過程，得小心着隨時把它調整，像洗淋浴似的。這樣，心裏當然是非常的不好受——因爲呼吸在隨着飛行的各種節奏而工作。我坐在椅子上已經是足足的五個鐘頭了，可是在那種情形之下，就像是才走了幾公里。

我們在充滿黑暗的海洋上面飛着。漆黑的深淵，佈滿在我們的前後左右。有時也發現幾顆疏星。要在莫斯科，這個時候已經是早晨了，而此地還是茫茫的深夜。這個夜真是『漫漫的長夜』。照莫斯科時間來算，它要到早上九點鐘才能開始見亮。

在海洋的某地，我掀開了擋光的窗簾，看見太陽從東方出來了。不過還不大看得清楚，只是在天空的邊緣發出朦朧的，深紅的光來，而我們的周圍的世界，依然是那樣地平靜、安詳。我們在沿着一堆堆的密雲飛馳，沿着它的山脈，沿着它的安靜的，一動也不動的，完全爲嚴寒所包圍的斷層而飛馳。似乎，我們是在沿着一個也應該有它的居民的奇

異的多雲的蘇苔地帶飛馳一樣。

紐芬蘭島是我們離開善農之後從空中看到的第一塊土地。在被一個窄狹的海灣所分開的起伏不平的海岸上，荒無人跡的森林幾乎綿互不絕一直延伸到地平線。

從這兒到紐約原來只剩下六小時的飛行，可是我們卻飛了七個小時。這最後一段的飛行我覺得倒是非常的有意思。我們重新飛到了高空，但這時已經是在耀眼的陽光之下了。那個死氣沉沉，滿天雲霧的世界，現在復活了。強有力的迎面風一會兒給我們吹來了雲脈，一會兒給我們捲來乳一般的白霧，一會兒又給我們掃開了前面的整個的雲層，給視界展開了在下面——在大地上永遠也不看見的那種帶着透明的陽光的蔚藍色的天空。

二

三月二十三日午後兩點半鐘，我們在紐約的拉瓜第亞飛機場降落了。許多攝影師已在機身旁邊的活梯上排成了一個活的金字塔。緊挨着他們身旁的是二十來個彪形大

漢的警察。

我們是最後才下飛機的。照像機上的燈光四射，霎那間把我們照得頭昏眼花。警察冷靜地凝視着這些攝影師們所玩的花樣。這件事情完了以後，我們就按照指示的方走向一所建築。於是一隊默默無言的警察馬上佈成了一個方陣把我們包圍了起來，爲的是與外界完全隔絕。這些警察有的穿着長的、藏青色的常禮服，有的穿着短外套，一個個都是高大、魁偉，全都像是經過挑選的。在他們的緊密的包圍圈之內，我們一定完全不能爲外人看見了。他們一聲不響地領着我們。我們一聲不響地跟着他們走。彼此是『心照不宣』。

護照登記手續倒並沒有拖得很久，而海關人員的檢查也馬馬虎虎。

要不是那種聲名狼藉的美國式的服務，我們本來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離開飛機場的。而這種聲名狼藉的美國式的服務，伊里夫和彼得洛夫從前還居然對它那樣幼稚地大捧而特捧呢。我的一口箱子，把柄被弄壞了，可是他們卻都『裝蒜』，似乎它原來就是那樣的；第二口箱子呢，找了半天也不見回，另外一位同志的紙板盒子也被損壞了，終

於在一陣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事情完全明白了

——我們有兩部影片：『青年近衛軍』和

『伊凡·巴甫洛夫』被扣留了下來。

在穿着藏青色的外套帶着發光的排扣的兩隊警察的嚴密保護之下，我們上了由蘇聯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和大使館同志們坐來的一些汽車。廣場上正有一大羣人在那咕咕地亂叫。我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什麼『苗頭』，汽車就開了。真不能叫人相信，我們這算是到達了外國。

天時已經傍晚了。在紐約，只要剛有一點朦朧，霓虹燈馬上就亮起來。那些摩天大樓是不容易看到它們的全部的，只能根據某些有着燈光的窗子模模糊糊地去猜測它們的頂上面的幾層。

馬路上，汽車的行列無聲無響地或前或後地在迎接着和追逐着我們。馬路是縱橫交差，汽車的燈光前後左右地閃動，以致使你一開頭很難確定它們究竟是開往什麼地方去。

在紐約就好像在巴統一樣：暖和、悶氣和潮濕。這裏的空氣潮濕得可怕（濕度佔空

氣比重百分之七十三），而且非常的污濁。紐約人常常取笑他們自己——他們確信可以有辦法弄到一切，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弄到清新的空氣。是啊，這裏如何能有清新的空氣呢？街上，就當着來往行人，把一鐵絲筐、一鐵絲筐的破布爛紙燒掉，油煙，煤煙吹得人滿頭滿臉；在大街心裏，從地下，從馬路兩旁流水溝上面的鐵板的小洞裏，總在冒着一股子也不知道是煙呢還是蒸汽的東西。從摩天大樓的上面的幾層裏，總是不斷地向着最重、要街道的又深又窄的坑道飛下些香煙頭，破報紙，塵土和灰燼。成千成萬的汽車洪流，也不讓這裏的空氣新鮮。是的，新鮮的空氣這裏真正是沒有——它在這裏是無處容身的。

來接我們的朋友們告訴了我們大會籌備經過的情形。有人把大會正式命名為「莫斯科的事情」。非常滑稽，美國國務院一面發給我們准許入境的護照，一面又宣稱它從各方面收到「大批函電」，據說這些函電都是要求不要允許蘇聯代表團入境，並且乾脆禁止大會的召開。大約在這一堆電報裏，國務院只能找出兩個抗議書：一個是法西斯「美國軍團」的頭子倍利·布勞恩的抗議書，另一個就是資產階級猶太民族主義的組織「美國猶太人反共聯盟」的抗議書了。